宣室志/卷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宣室志

◀上一卷

卷八

下一卷▶

王含

太原王含者，為振武軍都將。其母金氏，本胡人女，善弓馬，素以獷悍聞。常馳健馬，臂弓腰矢，入深山，取熊鹿狐兔，殺獲甚多。故此人皆憚其能而雅重之。後年七十餘，以老病，遂獨止一室，辟侍婢，不許輒近左右，至夜即扃戶而寢。往往發怒，過杖其家人輩。後一夕，既扃其戶，家人忽聞軋然之聲，遂趨而視之，望見一狼自室內開戶而出。天未曉，而其狼自外還，入室又扃其門。家人甚懼，具白於含。是夕，於隙中潛窺，如家人言。含憂悸不自安。至曉，金氏召含，且令即市麋鹿。含熟以獻，金氏曰：「吾所須生者爾。」於是，以生麋鹿致於前，金氏啖立盡。含益懼。家人輩或竊語其事，金氏聞之，色甚慚。是夕，既扃門，家人又伺而覘之，有狼遂破戶而出。自是竟不還。

晉陽民家

晉陽以北，地寒而少竹，故居人多種葦成林，所以代南方之竹也。唐長慶初，北都有民，其家地多林葦，里中嘗有會宴，置餘食於其舍，至明日輒不知其所在。其民有貯繒帛於其室者，亦亡之。民竊異焉。後夜聞嬰兒號者甚眾，迫而聽之，則闃然矣。明夕又聞，民懼且甚。

後一日，乃語里中他民曰：「數多聞林中有嬰兒號，吾度此地不當有嬰兒，懼其怪爾。」即相與芟除其林，薙其草。既窮，得一穴，中有繒帛食器。見野狸十餘，有顰而俯者，呻而仰者，瞬而乳者，偃而踞者，嗷然若相愁狀。民盡殺之，自是里民用安其居。

唐玄宗

開元二十三年秋，玄宗皇帝狩於近郊。駕至咸陽原，有大鹿興於前，贔然其軀，頗異於常者。上命弓射之，一發而中。及駕還，及敕廚吏灸其實已進。而尚食具熟俎獻。時張果老先生侍，上命果坐於前，以其肉賜之。果謝而食。既食，且奏曰：「陛下以此鹿為何如？」上曰：「吾只知其鹿也，亦未知何如哉？」果曰：「此鹿年且千歲矣。陛下幸問臣。」上笑曰：「此一獸爾，何遂言其千歲耶！」果曰：「昔漢元狩五年秋，臣侍武帝畋於上林，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，帝以示臣，奏曰：『此仙鹿也，壽將千歲。今既生獲，不如活之。』會武帝尚神仙，由是納臣之奏。」上曰：「先生紿矣。且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，其鹿長壽，豈應八百歲而不為畋所獲乎？況苑囿內麋鹿亦多，今所獲何妨為他鹿乎？」果曰：「曩時武帝既獲此鹿，將捨去之，且命東方朔以練銅為牌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，繫於左角下。願得驗之，庶表臣之不誣也。」上即命置鹿首於前，詔內臣高力士驗之。凡食傾，曾無所見。上笑曰：「先生果謬矣。左角之下，銅牌安在。」果曰：「臣請自索之。」即顧左右，使鐵鉗，鉗出一小牌，實銅制者，可二寸許。蓋以年月悠久，為毛革蒙蔽，始不見爾。持以進，上命磨瑩視之。其文字刓弊，不可識矣。上於是信果之不謬。又問果曰：「漢元狩五年，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，先生第為我言之。」果曰：「是歲歲次癸亥，武帝始開昆明池，用習水戰，因蒐狩以順禮焉。迫今甲戌歲，八百五十二年。」上即命按《漢史》，其昆明池果元狩五年所開，其甲子亦無差。上顧謂力士曰：「異乎哉！張果能言漢武時事，真所謂至人矣。吾固不可得而知也。」

陳巖

潁川陳巖，字葉夢，舞陽人，僑居東吳。景龍末，舉孝廉，如京師，行至渭南，見一婦人，貌甚姝，衣白衣，立於路隅，以袂蒙口而哭，若負冤抑之狀。生乃訊之，婦人哭而對曰：「妾，楚人也，侯其氏，家於弋陽縣。先人以高尚聞於湘楚間，由是隱跡山林，未嘗肯謁侯伯。妾雖一女子，亦有箕潁之志，方將棲蹤蓬瀛昆閬以遂其好。適遇有沛國劉君者，尉弋陽，常與妾先人為忘形之友，先人慕劉君之高義，遂以妾歸劉氏。自為劉

氏婦且十年矣，未嘗有纖毫過失。前歲春，劉君調補真源尉，未一歲，以病免，盡室歸於渭上郊居。劉君無行，又娶一盧氏者，濮上人，性極悍戾，每以唇齒相及。妾不勝其憤，故遁而至此。且妾本慕神仙，常欲高蹈雲霞，安巖壑之隱，甘橡栗之味，亦足以終老，豈徒擾於塵世，適足為累。今者分不歸劉氏矣。」已而嚬容怨咽，若不自解。巖性端愨，聞其言，甚信之。因問曰：「女郎何所歸乎？」婦人曰：「妾，一窮人，安所歸雖然，君之見問，其有意耶！果如是，又安敢逆君之命。」巖喜，即以後乘駕而偕焉。至京師，居永崇里。

其始甚謹，後乃不恭，往往詬怒，若發狂之狀。巖惡之而且悔。明日巖出，婦人即闔扉，鍵其門，以巖衣囊置庭中，毀裂殆盡。至夕，巖歸，婦人拒而不納。巖怒，即破戶而入。見己之衣資，悉已毀裂，巖因詬而責之。婦人忽發怒，毀巖之衣襟佩帶，殆無完縷，又爪其面，齧其肌，一身盡傷，血沾於地，已而嗥叫者移時。巖患之，不可制。於是里中民俱來觀，簇其門。時有郝居士者，在里中，善視鬼，有符籙呵禁之術，聞婦人哭音，顧謂里中民曰：「此婦人非人，乃山獸也，寓形以惑於世爾。」民且告於巖。巖即請焉，居士乃至巖所居。婦人見居士來，甚懼。居士出墨符一道，向空擲之，婦人大叫一聲，忽躍而去，立於瓦屋上。巖竊怪之。居士又出丹符擲之，婦人遂委身於地，化為猿而死。

巖既悟其妖異，心頗怪悸。後一日，遂至渭南，訊其居人，果有劉君，廬在郊外。巖即謁而問焉。劉曰：「吾常尉於弋陽，弋陽多猿狖，遂求得其一，近茲且十年矣。適遇有故人自濮上來，以一黑犬見惠，其猿為犬所齧，因而遁去。」竟不窮其事，因錄以傳之。巖後以明經入仕，終於秦州上邽尉。客有遊於太原者，偶於銅鍋店精舍解鞍憩焉。於精舍佛書中，得劉君所傳之事，而文甚鄙。後亡其本。客為余道之如是。

王長史

東都崇讓里有李氏宅，里傳云：「其宅非吉之地，固不可居。」李生既卒，其家盡徙居陸渾別墅，由是鍵其門且數年矣。開元中，有王長史者，亡其名。長史常為清顯官，以使酒忤權貴，遂擯為長吏於吳越間。後退居洛中，因質李氏宅以家焉。長史素勁，聞其宅有不祥之名，且曰：「我命在天，不在宅。」即入而居。常獨處堂之西宇下。

後一夕，聞其哀嘯之音，極清楚，若風籟焉。長史起而望之，見一人，衣黑衣，立於几上。長史嚴聲叱之，其人即便舉一足擊長史肩，長史懼而退，其人亦去。長史因病瘡，且甚。

後旬餘，方少愈。夜中又聞哀嘯之音，家僮尋之，時見黑衣人在庭樹上。長史有弟善射，於是命弓射之，一發遂中。其人嗥叫，跳上西廡屋瓦而去。明日尋其跡，皆無所見。歲秋，長史召工人重修馬廄，因發重舍內，得一死猿，有矢貫脅。驗其矢，果長史弟之矢也。方悟黑衣者乃猿爾。

楊叟

乾元初，會稽民有楊叟者，家以資產豐贍聞於郡中。一日，叟將死，臥而呻吟，且僅數月。叟有子曰宗素，以孝行稱於里人。迨其父病，罄其產以求醫術。後得陳生者，究其原：「是翁之病心也。蓋以財產既多，其心為利所運。故心已離去其身。非食生人心，不可以補之。而天下生人之心，焉可致耶！如是，則非吾之所知也。」宗素既聞之，以為生心，故不可得也，獨修浮圖氏法，庶可以間其疾。即召僧轉經，命工圖鑄其像，已而自齎食，詣郡中佛寺飯僧。

一日，因挈食去，誤入一山徑中，見山下有石龕，龕有胡僧，貌甚老而枯瘠，衣褐毛縷成袈裟，踞於磐石上。宗素以為異人，即禮而問曰：「師，何人也獨處窮谷，以人跡不到之地為家，又無侍者，不懼山野之獸，有害於師乎？不然，是得釋氏之術者耶！」僧曰：「吾本是袁氏。祖世居巴山，其後子孫，或在弋陽，散遊諸山谷中，盡能紹修祖業，為林泉逸士，極得吟嘯。人好為詩者，多稱其善吟嘯，於是稍聞於天下。有孫氏，亦族也，則多遊豪貴之門。亦以善談謔，故又以之遊於市肆間，每一戲，能使人獲其利焉。獨吾好浮圖氏，脫塵俗，棲心巖谷中不動，而在此且有年矣。常慕歌利王割截身體及菩提投崖以伺餓虎，故吾啖橡栗，飲流泉，恨未有虎狼噬吾。吾亦甘受之。」宗素因告曰：「師真至人，能捨其身而不顧，將以飼山獸，可謂仁勇俱極矣。雖然，弟子父有疾已數月，進而不瘳，某夙夜憂迫，計無所出。有醫者云，是心之病也，非食生人之心，固不可得而愈矣。今師能棄身於豺虎以救其餒，豈若捨命於人以惠其生乎？願師詳之。」僧曰：「誠如是，果吾之志也。檀越為父而求吾，吾豈有不可之意。且吾以身委於野獸，曷若惠人之生乎？然今日尚未食，願致一飯而後死也。」宗素且喜且謝，即以所挈食置於前。僧食之立盡，而又曰：「吾既食矣，當亦奉教，然俟吾禮四方之聖也。」於是整其衣，出龕而禮。禮東方已畢，忽躍而騰上一高樹。宗素以為神通變化，殆不可測。俄召宗素，厲而問曰：「檀越向者所求何也？」宗素曰：「願得生人心，以療吾父疾。」僧曰：「檀越所願者，吾已許焉。今欲先說《金剛經》之奧義，且聞乎？」宗素曰：「某素尚浮圖氏，今日獲遇吾師，安敢不聽乎？」僧曰：「《金剛經》云：『過去心不可

得，見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』檀越若要取吾心，亦不可得矣。」言已，忽跳躍大呼，化為一猿而去。宗素驚異，惶駭而歸。

林景玄

唐林景玄者，京兆人，僑居雁門，以騎射畋獵為己任。郡守悅其能，因募為衙門將。嘗與其徒十數輩，馳健馬，執弓矢兵杖，臂隼牽犬，俱騁於田野間，得麋鹿狐兔甚多。由是郡守縱其所往，不使親吏事。嘗一日，畋於郡城之高崗，忽起一兔榛莽中，景玄鞭馬逐之，僅十里餘，兔匿一墓穴。景玄下馬，即命二卒守穴傍，自解鞍而憩。忽聞墓中有語者曰：「吾命，土也，克土者木，日次於乙，辰居卯，二木俱王，吾其死乎。」已而咨嗟者久之。又曰：「有自東而來者，我將不免。」景玄聞其語，且異之。因視穴中，見一翁，衣素衣，髯白而長，手執一軸書，前有死鳥鵲甚多。景玄即問之，其人驚曰：「果然！禍我者且至矣。」即詬罵。景玄默而計之曰：「此穴甚小，而翁居其中，豈非鬼乎？不然，是盜而匿此。」即毀其穴，翁遂化為老狐，帖然俯地，景玄因射之而斃。視其所執之書，點畫甚異，似梵書而非梵字，用素縑為幅，僅數十尺。景玄焚之。

祁縣民

唐祁縣有村民，因輦地徵芻粟至太原府。及歸，途中日暮，有一白衣婦人，立路旁謂村民：曰「妾今日都城而來，困且甚，願寄載車中可乎？」村民許之，乃升車。行未三四里，因脂轄，忽見一孤尾在車之隙，中垂於車轅下。村民即以鐮斷之。其婦人化為無尾白狐，鳴嗥而去。

王洞微

唐汾州景雲觀道士王洞微者，家於孝義縣。初為小胥，性喜殺，常釣弋漁獵，自弱冠至壯年，凡殺狼狐雉兔洎魚鱉飛走，計以萬數。後為里尹，患熱病月餘，忽覺室內有禽獸魚鱉萬數，環其榻而噬之。瘡痏被身，殆無完膚。中夕之後，其父母兄弟俱聞洞微臥內有群鳥啁啾。應然可辨。凡數年，疾益甚。或有謂洞微父曰：「汝子病且亟，宜遷居景雲觀。」於是卜日徙居。月餘，會群道士修齋授籙，是夕洞微瘳。後十年，竟以疾卒。

迎光王

太子賓客盧真有猶子，曾為沙門，會昌中，沙汰歸俗，陰補為光王府參軍。一日，夢前師至其家而問訊焉。盧則告卑官屑屑然，非其願也，常思落髮，再披緇褐。師曰：「汝誠有是志，像教興複，非晚也。」語未竟，俄四面見日月旌旆，千乘萬騎。喧言迎光王即皇帝位。未幾，武帝崩，光王果即皇帝位。至是，竟符其事。

章全素

吳郡蔣生，好神仙，弱歲棄家，隱四明山下。嘗從道士學煉丹，遂葺爐鼎，爨薪鼓韝，積十年，而煉丹卒不成。其後寓遊荊門，見有行乞於市者，膚甚悴，裸然而病，且寒噤不能語。生憐其窮困，解裘衣之，因命執侍左右。徵其家，對曰：「楚人，章氏子，全素其名。家於南昌，有沃田數百畝，屬年饑，流徙荊江間，且十年矣。田歸於官，身病不能自振。幸君子憐而容焉。」於是與蔣生同歸四明山下。而全素甚惰，常旦寐自逸。蔣生惡罵而捶者不可計。生有石硯在几上，忽一日，全素白蔣生曰：「先生好神仙者，學煉丹且久矣。夫仙丹，食之則骨化為金，如是，安有不長生耶！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硯為金乎？若然者，吾為先生有道術士。」生自度不果，心甚慚。而以他詞拒之曰：「汝，傭者，豈能知神仙事乎？若妄言，自速笞罵之辱。」全素笑而去。

後月餘，全素於衣中出一瓢甚小，顧謂蔣生曰：「此瓢中有仙丹，能化石為金。願得先生石硯，以一刀圭傳其上，可乎？」蔣生性輕果，且以為誕妄，詬罵曰：「吾學煉丹十年矣，尚未能窮其妙。傭者何敢與吾喋喋議語耶！」全素佯懼不對。明日，蔣生獨行山水間，命全素守舍，於是鍵其門而去。至晚歸，則見全素已卒矣。生乃以簀蔽其屍，將命棺而瘞於野。及徹其簀，而全素屍已亡去，徒有冠帶衣履存焉。生大異，且以為神仙得道者。即於几上視石硯，亦亡矣。生益異之。

後一日，蔣生見藥鼎下有光，生曰：「豈非吾仙丹乎？」即於燼中探之，得石硯，其上寸餘化為紫金，光甚瑩徹，蓋全素仙丹之所化也。生始悟全素果仙人，獨恨不能識，益自慚恚。其後蔣生學煉丹卒不成，竟死於四明山中。